

輯三第書最究研題問本日會學同日留漢武

觀國中的人本日

著 瑤 仲 余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1 9 3 8

輯三第書叢究研題問本日會學同日留漢武

觀 國 中 的 日 本

著 瑤 仲 余

行 發 司 公 書 圖 中 華

月 四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武漢留日同學會日本問題研究叢書第三輯

日本人的中國觀

實價一角五分

編著者 余仲瑤

發行者 唐性天

出版者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電話二四二八二

分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分店

武昌漢陽門大街

宜昌通惠路致德里

重慶武庫街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三版

四〇〇一——八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這本小冊子上的九篇訪問記，一篇譯文，一篇社說，是從留東週報上編輯湊成的，是我尚未成熟的文章。頑梗的日本人——軍閥，官僚，狹隘的復古主義者，及其御用的人，向來輕視我國，仇視我國學生，嫉視中國文化。因之我國留日同學，因言語賈禍者，因文字被捕者，先后不知凡幾。留東週報，為聯絡僑胞情感計，為傳達祖國文化計，秉承中央的意志在我國駐日大使館的指導之下，經過了非常麻煩的手續，於本年三月一日，在日本的心臟——東京開始創刊。因日本軍閥侵犯蘆溝橋暫行休刊，七月底正式停辦。

訪問記是週報的預定計劃之一，我們期待着利用牠打起基礎，然后再系統的研

究日本。不過在日帝國主義的高壓之下，言語行動，極感不自由，寫文章，更是動輒得咎，因之訪問記的談話和行文便不能不含蓄一點。這幾篇短文裡面，除了字句上稍加修飾外，大體并未變動，茲分別簡述于下：

室伏高信平常對華的言論主張，比較開明，他曾向我說：「日本的對華一切大權，操於關東軍之手，他們在東北的任何設施，均歸失敗，所以對華態度，將趨向和平」。他說了以後，再三叮囑我千萬別發表。我為信義起見，守着秘密。可是七七事變後，他在讀賣新聞寫了一篇「警告中國」的文章，在日本評論誌上所發表的文章，也非常荒謬，前後判若兩人，這是他迎合日本軍閥意旨的明證。

太田宇之助研究中國，達二十年，近年來力說中國業已統一，日本應改變態度，大公報的社論曾經介紹過。在我八月二十四日離開神戶為止，他發表的文章，只是敘述事實，尚未改變平時的态度。

吉岡文六畢業於上海同文書院，敬頭澈尾是日本軍閥的御用記者，六月二十一

日出版的 *Economist* 旬刊上說：「九一八事件的前夜，日本內部缺乏統制，勝於今日。」這無異說日本軍閥隨時都可以發動武力，侵犯中國，轉瞬之間，果然發生廣溝橋事件，足見他事前或有所聞，而日閥處心積慮的鐵証，更可以明白看得出。故有吉明當我訪問的時候，曾經說：「關東軍造成九一八事件，時至今日，除了每年糜費幾萬萬元以外，毫無所獲，可惜我的方案，不見容於現在，否則中日之間，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同時，他所有公開發表的文章，總是痛責日本，比方「關於中日的國交」一文中，他說「國民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日方早已正式交換國書，可是許多人老是稱國民政府爲「南京政權」，我真莫名其妙。」他對我的談話，當時未便公開，抗戰開始，似亦無妨發表。

杉森孝次郎是一位社會學者，哲學者，近年和中野正剛非常接近，他是一位所謂「大亞細主義」的幻想者。對於中國，他只是研究如何應付的技術問題他所謂「國際的社會化，」就是侵略整個亞洲的詭辯，他以爲世界上得分爲幾大集團，更夢

想着日本應該如何造成東亞的支配者。

安部磯雄的言行，根本矛盾，口頭高唱和平，事實上，七月十一日，聲明向近衛內閣表示妥協的，也就是他。

神田正雄的足跡幾遍於中國，他正在夢想研究用什末方法，去徹底征服東北同胞的人心，同時對於華北問題的研究，也是這樣的態度。其著書中對此，毫不客氣地公開發表。可是，他不曾注意到中國民族的抗戰精神，更不曾想到最近的將來的日本，將要重蹈歐戰的德國一敗塗地的覆轍。

我本不打算訪問村田孜郎，六月十日，從新聞上見到他編譯蔣委員長的著作，才去找他。訪問時，口頭頌揚委員長，該書序文中，更極端表示仰佩之意，可是字句中，又要故意夾雜不澈底的字眼，訪問記中已經加以指摘。

早稻田大學創辦人大隈，誰也知道他是強迫提出二十一條件的創子手，鹽澤昌真常從其左翼，不管是他的洋文秘書，因為好奇心的衝動，想從鹽澤的口，搜尋

一些那時候的資料，不過鹽澤太世故了，對我的發問，老是所答非所問，結果使我大失所望。

日本軍閥奪取東北以後，囑令內田康哉發出「焦土外交」的口號，脫退國聯，日本脫退國聯時的代表，誰也知道是松岡洋右。可是松岡只是日本軍閥的御用傀儡而已，「松岡洋右論」的這篇譯文，披露了松岡的傀儡性，同時更揭穿了日本軍閥的窮凶極惡處。

日本外交與日本輿論，是在無可如何之中寫出的，一方面要想批評，同時又不能不顧慮週報的生命。所以只好借用他們的材料，說些不輕不重的話，可是事後仍然遭受日警的詰難，我們留日同學的不自由，受拘束，可想而知。

我重讀了這幾篇文章以後有幾點感想。

第一、一部分日本人，非常迷信武力，以為強權勝過一切，認為武力侵略，可以威嚇我們屈服我們！要知道強權固可僥倖一時，可是一味蠻橫無理，欺人太甚，

其結果未有不失敗的，拿破崙的末日，歐戰時德國的一蹶不起，難道不是很好的例子嗎？因此我們必須拿我們的血肉，抵抗侵略，爭取自由獨立，但是抗戰，必須堅持到底，一步不能放鬆，不怕敵人的飛機大炮，不受敵人的欺騙，不落敵人佯示妥協的圈套，這樣的熬持下去，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們的。

第二、日本人當中，反對他們軍閥的人，不在少數，不過偏於軍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我們堅持長期抗戰，足以教訓日本軍閥，我們獲得勝利打倒日本軍閥以後，不但是顯示我們民族抗戰的神聖精神，更等於幫助日本國民大眾，打倒剝削他們，榨取他們的日本軍閥。同時台灣朝鮮，也可以恢復自由，重營獨立自主的生活。

第三、少數日本人視中國為殖民地，把他們當作土人看待，在他們的國內，隨時公開討論征服中國統治華北，整理東四省的問題。在事實上所表現的，是掠奪財產，侮辱婦女，（一位從北平歸來的某大學教授告訴我，他的十五歲的小姐，離開

北平之先，化爲男裝，才一點也不麻煩地脫險，跑回南方來了，同時，他在平津道上，碰到了一位武裝日本軍人，逼他買手錶在他的眼前侮辱一位南方女學生，一毀滅城市，虐殺無辜平民，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我們除了拼死抗戰之外，別無途徑。

余仲瑤於漢口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曾刊登本書各篇之留東週
報內容之一部 (一)



(二)

本書內容之一部

(一)



(二)



日本人的中國觀目次

序·····	(一)
插圖·····	(一)
室伏高信的訪問——評論家·····	(一)
太田宇之助的談話——東京朝日新聞社記者·····	(一〇)
吉岡文六的中國再認識論——東京日日新聞社記者·····	(一八)
故有吉明的對華觀——日本前駐華大使·····	(二五)
杉森孝次郎的詭辯——大學教授·····	(三三)
安部磯雄的妥協——社會大衆黨領袖·····	(四〇)

神田正雄口中的中國時人言論——東京朝日新聞社社賓……………(四六)

村田孜郎的矛盾——讀實新聞社記者……………(五七)

鹽澤昌貞的所答非所問——大學教授……………(六四)

附錄(一)

日本著述家描寫之松岡洋右……………(六九)

附錄(二)

日本外交與日本輿論……………(七三)

室伏高信的訪問

室伏的略歷

室伏高信氏本年四十九歲，早年畢業于麗應義塾，著作異常豐富，下筆最快，爲文痛快淋漓，向來勇於批評。先後遊華數次，前年曾旅行中國，由北而南，歷訪我國各方面有力量的人物，訪問的記事，在讀賣新聞上連續發表，後來輯成單行本，昨年中發表的著作有，「青年之書」「續青年之書」，該書出版的部數，達五萬冊以上，打破日本出版界的紀錄。又寫了南進政策論。此外在新聞雜誌上發表的長短論文，不計其數。昨午西安事件后，氏首先指摘出，勿論事件的解決如何，中國民

族向上的事實，不容漠視，並主張日本對華態度，至少限度應該不偏不倚，力取冷靜。再前年遊華後，與我國胡適之氏先後筆論多次，其文曾由天津大公報刊登，所以「室伏高信」四個字的姓名，在中國文化界上，差不多誰也知道。

訪問的動機

頻年以來，日本的輿論界除少數人以外，可以說是免不了挑撥或刺激中國國民感情的毛病。近來日本方面，中國再認識的呼聲高唱入雲。顧名思義，所謂再認識就不管說明從前的認識，要加以訂正，從前認識底是非，好壞，正確與否，合理與否，固置不問。要而言之，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感覺到異常的興奮，一種含有期待似的興奮。室伏氏在「中國遊記」前年出版的——中，很肯定地，說明中國日漸愈上，而且向來對於中國的言論始終一貫，不含惡意，不抹殺事實，公正地，冷靜地，分析中國，批評中國。目下所謂「中國再認識」的呼聲，可以說是他歷來的見解，

這位先生的獨具卓見處，真可以使他自豪吧。記者訪問的動機，即在於此。同時，中央社駐日特派員陳博生氏，在四月號出版的日本評論中，用很流利的日文，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爲「王寵惠氏與中日兩國之前途」。其末段說過，「今後兩國之關係，能否好轉，視日本之見解而定」。又謂「兩國國民，願以此種心境向雙方當局，表示援助，尤須始終發揮國民外交之精神」。記者不敏，對此很具同感，尤其促成了記者訪問室伏氏的決意。

訪問的接洽

訪問日本名人，是週報的預定計劃之一。東京中央分社記者劉尊棋氏，告訴過我，訪問他們，頗非易事，有的人不願見客，有的人不願談話，有的人僅管談話，但後來總是說，千萬別發表。所以我們很躊躇過，但是週報的計劃，早已一再申明，空口說白話，又是我們最討厭的事。在四月八日的午後四時半，我鼓起勇氣，打